

筑梦民生

——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刘道超 著

构，变迁规律

灵魂、鬼神与民间信仰的产生、民

间信仰的性质、特征与结构、生命

意义与终极关怀、希望之建构、建

构之路径、希望之维系、希望之重

构，变迁规律



人民出版社

筑梦民生

——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刘道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 春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李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 刘道超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01-009621-6

I. ①筑… II. ①刘…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117 号

筑梦民生

ZHUMENG MINSHENG

——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刘道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402 千字

ISBN 978-7-01-009621-6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色 音

无论是在宗教学领域还是在民俗学领域，民间信仰研究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民俗事象往往有民间信仰的成分，各种神灵鬼怪信仰广泛流布于民间，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复合性。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宗教学。在民俗学领域，学者们习惯于将民间信仰置于活生生的民俗生活中进行动态把握，注重民间信仰产生、发展的生活语境。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指出：民间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钟先生把民间信仰视作精神民俗现象，并认为精神民俗是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它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经验，这种经验一旦成为集体的心理习惯，并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且世代传承，就成为精神民俗。

民间信仰贯穿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有的是全民信仰，有的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还有的局限于某一种行业和集团。张紫晨先生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一书中认为，信仰民俗属于心理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习俗。民间信仰有着与民众世俗生活联系密切的、形形色色的信仰观念，这些信仰观念往往借助于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等民俗观念和民俗事象而得以世代传承。

草创期的中国民俗学界曾经把某些民间信仰现象视为封建迷信的残留。如，容肇祖先生在1929年出版的《迷信与传说》一书中把占卜、进香等信

色音：蒙古族，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副主任。

仰民俗现象看做迷信活动，并认为“在知识未到某种程度时，迷信是不容易打倒的。要打破迷信，只好是追寻迷信的来源及其真相”。可见，容先生当时研究信仰民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破迷信”。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学术界逐渐回避使用“迷信”等词汇来评述信仰民俗。高丙中教授认为，民间信仰是我们理解中国民众的一个必要的范畴，因而是中国整个现代学术的关键词之一。民间信仰今天仍然是认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群众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层面的必修课业，也是我们认识中国的社会团结发生机制的一个核心范畴。经过一段时间的话语转换，近年来，民间信仰的研究逐渐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进行探讨，有些信仰民俗已经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以及“文化空间”等相关部分。陈进国博士认为，就民间或地方的视角而论，“泛宗教化”或“泛遗产化”的问题主要涉及追求合法性过程中的地方性策略问题，比如民间信仰场所究竟是被纳入宗教活动场所还是作为文化场所（文化空间）来管理。从政府或国家的立场而论，这涉及管辖主体的问题，是宗教部门还是文化部门来指导。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看，这同样涉及民间信仰保护和开发的适度问题，既可能涉及仪式实践部分，也可能涉及信仰场所问题。目前，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部分。在民俗一项中已经把一些信仰民俗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早先的迷信话语到今天的遗产话语的转变过程中，民间信仰的研究着实得到了可喜的进展。刘道超教授的《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正是在民间信仰研究的前沿学术取向中写成的优秀成果。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史料、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从民间信仰的产生、性质特征、结构功能以及变迁规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了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文化的深层关系，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宇宙创生以及哲学本体之理性，与社会民生实践运用之感性，或曰思想原则上的理性与实际应用上的感性，既有理性，又不乏感性，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与民间信仰的总体特征，中国民众的实用性格亦与此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一针见血

地高度概括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作者认为，由这种特殊文化基因孕育生成的民间信仰，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观念，又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模式。它为世人建构生命意义与价值系统，使平庸的日常生活变得富有光彩与意义。它的最终目标或本质，是为个人和群体追寻民生福祉，为民众建构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并源源不断地为之补充精神食粮，维系这一希望；当社会上的个人或群体遭遇各种打击或不幸，精神受到伤害时，它即运用各种手段解除危机，抹平人们的心灵创伤，使之重新鼓起生活的激情，扬起生活的风帆，继续前行。作者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发现了中国民间信仰中蕴涵着的深厚人文情怀和追寻民生福祉的民间智慧。作者通过剖析民间信仰为民众建构、维系并重构人生希望之本质，以及建构希望之五大路径，构筑了民间信仰“筑梦民生”的理论框架。

我非常赞同刘道超教授提出的“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民间信仰研究不仅成为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更成为影响甚至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如果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不仅使以民俗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难以获得长足发展，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谐社会建设等关乎传统文化存废乃至民族前途的重大举措受到制约”这一论断。我在研究北方少数民族萨满信仰的过程中，与刘道超教授确有不少同感。

当然，对本书一些观点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与研究。如，将中国民间信仰称为“社祖教”，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民间信仰总体认识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说服力似还不够。

人文研究难在创新，理论方面的创新尤其不易。我认为，刘道超教授构筑的“民间信仰筑梦理论”思考框架不仅对于推进我国的信仰民俗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为思考中国民间信仰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思路。勉为序。

2010年11月29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楼

前言

本书的基本构思始于2005年，2008年秋开始写作。其间因事耽搁了一些时间，至2010年初夏才完成初稿。其后略事润色、修改，于7月初将书稿寄付人民出版社。但前言一直留空未写。

2010年秋开学后，笔者在为研究生准备《周易与民俗研究》课程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将《周易》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然而以《周易》以及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宇宙创生观，如《周易》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衍生万物，《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应该说都是“无神”，或是“唯物”的；而传统民间信仰则毫无疑问是“有神”，或是“唯心”的。这两者，一个是形而上的哲学、宇宙观，另一个是形而下的民俗、生活模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

它们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问题是，这一文化结构在表面上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实质上却互缠互抱，相辅相成，不仅连续传承数千年而不中断，还创造了经济、文化、科技等无数奇迹。

如何解释、概括这一现象？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信仰乃至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习易者有一句常识性的话：“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即以伏羲所创先天八卦为宇宙世界形成的过程与宇宙结构模式，并以周文王所创后天八卦为揭示或解释宇宙万物（包括社会、人事）发展变化规律的运动模式。近代以后，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由此联想：“无神”与“有神”明显对立却又相辅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称为“无神为体，有神为用”呢？就是说，古代先哲通过仰视、俯

察、近观、远取等多种途径，长期积累，最终发现了由太极到两仪，再由两仪不断运动变化而衍生宇宙万物的宇宙创生规律^①，应当说是非常理性的，与当代科学对宇宙产生和演化的认识大体一致。但另一方面，宇宙万物以及人类本身又有很多奥秘无法解释，对这些现象，先哲们以“神”解之，即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同时，社会个体之身心健康、群体之凝聚、社会秩序之维系、国家之稳定等等，无不需一定力量来支撑。于是，社会又创造了神，并得到诸先哲的认可。孔子也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不过不说或少说罢了。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既“无神”，又“有神”的奇特现象。即在理性上，先哲们认识到，宇宙万物由太极、阴阳运动而生成，不是神灵创造的——世界上没有神；而在实践上，为了满足世人认识宇宙、解释未知、完善身心、维系社会等现实需求，又创造了神。套用上述模式，我们将此表述为：“无神为体，有神为用”；或曰：“无神，为宇宙万物之体；有神，为社会民生之用”。

宇宙创生以及哲学本体之理性，与社会民生实践运用之感性，或曰思想原则上的理性与实际应用上的感性，既有理性，又不乏感性，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与民间信仰的总体特征，中国民众的实用性格亦与此密切相关。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的至高神——天、天神，或曰天帝，从来没有脱离自然属性，永远与四时、万物紧密相连。^② 它不像西方的上帝，是个纯粹的精神存在。

所以，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创世主——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地，那只是个传说。他们信神、敬神、祈神，只是要增强自信与力量，帮助自己实现各种世俗目的。

所以，所有神灵在本质上只是中国民众实现世俗目的的工具。不论对什么神，都可以包容，都可以崇信，只要它们足够“灵验”。

① 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周易》学说加以发展，其说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乾道生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② 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由这种特殊文化基因孕育生成的民间信仰，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观念，又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模式。它为世人建构生命意义与价值系统，使平庸的日常生活变得富有光彩与意义。它的最终目标或本质，是为个人和群体追寻民生福祉，为民众建构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并源源不断地为之补充精神食粮，维系这一希望。当社会上的个人或群体遭遇各种打击或不幸，精神受到伤害时，它即运用各种手段解除危机，抹平人们的心灵创伤，使之重新鼓起生活的激情，扬起生活的风帆，继续前行。

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民间信仰形成了与其他宗教信仰不同的生命意义解释系统，同时造就了一个奇特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习俗：通过祭厉与施孤，向所有无辜罹难者表示同情、缅怀、尊重、祭奠与救恤。如果不把覆盖在习俗表面的鬼神面纱掀开，就无法发现这一奇俗的深刻内涵或优秀本质，就会曲解民俗，误解民间信仰，无视甚至漠视其中蕴涵着的深厚人文情怀。应该说，这只是中国民间信仰独特性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现象，也对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很有帮助。

据《尚书·尧典》记载，唐尧时先哲已能根据大火、虚星、昴宿等星辰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并且还掌握了以闰月调节阴阳年的方法：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就是说，至晚在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地球运动的两个节律，一是太阳的年运动周期，366 日（实为 365 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二是月亮的月运动周期，小月 29 日，大月 30 日。两者年周期的差距，要以闰月调节才能平衡。因此，那时的人们，必定已经了解，太阳的年周期运动是准确的，并且是地球四时与万物荣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月亮运动的月周期大体准确，年周期则与太阳的有较大差异，不人为调节则无法达至两者之平衡。同时亦必清楚，太阳的周期运动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影响最大、最根本。

但后来岁时节俗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视为最大节日的除夕，选择了阴历十二月之末^①，而不是阳历十二月或大寒之终；新年元旦，是阴历岁首的初一，而非阳历二十四节气中之立春日。实际上，后者才是地球真正的一岁之终或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

把镜头推回当时，这应该是整个族群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谷物的生长与成熟由太阳决定，一年一熟。《说文》谓：“年，谷熟也。”当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举行庆祝仪式，祭祀神灵，感谢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立春之后，春回大地，人们即举行“春祈”仪式，祈求天地诸神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在确定一年终始最大节日的时候，先民们选择了阴历。

为什么这样选择？文献似无记载，今人亦未见思考。笔者以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正反映了中国人及传统文化之品格：既有理性，又富于感性；或者说，以理性为根基，同时注重感性之舒展；既有原则性，又富于灵活性。由此，古人在选择一年中最大节日的时间的时候，虽然已经确知太阳运动决定四时变化与谷物种收，但又不愿意放弃月亮的美丽以及由月亮的奇妙周期运动带来的丰富的精神感受，宁可耗费心智创设闰月以平衡二者运动周期之差异，最终以阴历确定岁之始末。这样，中国民众既能够准确按照太阳运行的节律安排生产，又能充分享用月亮及其运行的一切美丽元素，享有丰富的情感生活。

这种处事风格与原则，是否很耐人寻味？

这恐怕是我们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的重要路径。

本书大体按照这一独特路径，思考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希冀有所突破。

① 我国最早的系统历法是夏历，称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秦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延袭未变。

| 目 录 | Contents

序.....	色音 1
前 言	1
第一章 灵魂、鬼神与民间信仰的产生.....	1
一、解释之工具	2
1. 群体的经验：梦境	3
2. 少数人群濒死的特殊感知	6
3. 少数人的特异功能实践：巫师与亡灵之沟通	10
4. 对宇宙万物及人类由来的解释	16
5. 鬼使神差的巧合	21
二、精神之工具	23
1. 人的三重属性导致三种需求	23
2. 人需要明确生命之意义	24
3. 人需要消除恐惧，平衡身心	26
三、社会凝聚与控制之工具	29
1. 族群之凝聚	29
2. 个人行为之控制	33
3. 神灵与宗教产生的必然性	35
第二章 民间信仰的性质、特征与结构.....	39

一、民间信仰的性质	40
1. 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	40
2. 民间信仰是怎样一种宗教	44
3. 民间信仰筑梦民生理论探索	49
二、民间信仰的特征与结构	53
1. 多元一体性	54
2. 工具性	68
3. 服务性	74
4. 包容性	80
5. 整合性	83
第三章 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	87
一、民间信仰对生命意义之建构	88
二、民间信仰蕴涵的终极关怀精神	93
1. 问题的提出	93
2. 从容面对，游戏处之	96
3. 灵魂不灭，超越有限	105
4. 让死者有尊严地逝去	115
5. 死而不绝，灵识永存	117
6. 让不幸夭折者安息：冥婚、祭厉与施孤习俗	133
第四章 希望之建构	155
一、希望、信念与人生	156
二、建构一生之希望	159
1. 人生礼仪对人生希望之构建	159
2. 建房民俗对人生希望之建构	179
三、建构一年之希望	190
1. 除夕新年习俗建构新年希望	190
2. 春祈习俗建构新年丰收希望	194

3. 庙会活动对新年成功与吉祥信念之建构	198
四、建构一事之希望	201
第五章 建构之路径	207
一、路径之一：神化时空	208
1. 神化空间	208
2. 神化时间	212
二、路径之二：神化卑微	218
三、路径之三：游戏伟大	223
四、路径之四：祭祀结亲	233
1. 祭祀之由来	233
2. 祭祀之实质	235
3. 敬祭恶神之智慧	238
五、路径之五：意战驱邪	243
第六章 希望之维系	251
一、维系个人与群体的精神健康	252
1. 禁忌性维系	252
2. 周期性“进补”	255
二、维系社会的和谐有序	262
1. 神化伦理道德	263
2. 设立神圣监控系统	266
3. “君权神授”与“君权神控”	269
4. 建构社会表彰系统	273
5. 培育行善世风	276
三、维系社会团结与凝聚	280
1. 圣化祖先，使民众精神有所皈依	280
2. 建构信仰中心，增强地方认同与社会凝聚力	285

3. 国家以敬祭神明为治国安民之具	289
第七章 希望之重构	293
一、个人与家族希望之重构	294
1. 巫术仪式：驱邪除病	294
2. 丧葬礼仪：化凶为吉	298
3. 安龙仪式：重振自信	304
二、村落或社区希望之重构	307
1. 祈禳仪式：化解天灾	307
2. 大幡醮仪：解除人祸	316
3. 重振民心国运：1896 年的泉州“万缘普度”仪式	322
三、重构之路径与特征	325
1. 虔诚祭禳，官民无别	326
2. 其祭在神，其治在人	328
3. 厉鬼致灾，禳灾多祭厉	329
4. 船随水涨，灾大法高	331
第八章 变迁规律	335
一、从恐惧到理性：观念之变迁	336
二、从实物到象征：行为之变迁（一）	340
1. 从人殉到陶俑	340
2. 从实物到象征	343
三、从神圣到世俗：行为之变迁（二）	348
四、从娱神到娱人：行为之变迁（三）	352
五、从单一到复合：内涵与功能之变迁	356
参考文献	363
后 记	375

一、解释之工具

天下原无鬼神，但全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存在鬼神，并且对鬼神的信仰极其虔诚。

“无”如何生“有”？灵魂、鬼神及宗教信仰究竟缘何而来？又因何而拥有如此巨大之伟力，引致芸芸众生至今膜拜不息？

屈原曾在《天问》中发问：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①

① 翻译：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谁能探究根本原因？迷迷蒙蒙这种现象，怎么识别将它认清？白天光明夜晚黑暗，究竟它是为何而然？阴阳参合而生宇宙，哪是本体哪是演变？天的体制传为九重，有谁曾去环统量度？这是多么大的工程，是谁开始把它建筑？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设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平面上的九天边际，抵达何处连属何方？边边相交隅角很多，又有谁能知其数量？天在哪里与地交会？黄道怎样十二等分？日月天体如何连属？众星在天如何置陈？太阳从暘谷出来，止宿则在蒙汜水边之地。打从天亮直到天黑，所走之路究竟几里？月亮有着什么德行，竟能死了又再重生？月中黑点那是何物，是否兔子腹中藏身？神女女歧没有配偶，为何能够产下九子？伯强之神居于何处？天地瑞气又在哪儿？天门关闭为何天黑？天门开启为何天亮？东方角宿还没放光，太阳又在哪里匿藏……

屈原的《天问》，所问之广与深，堪称为天下第一问。他的爱国情怀、思维深度与文学造诣，虽非常人所能及，但他对天地、宇宙、万物、人类及鬼神由来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则是人类普同的心态之一。正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好奇与探究，使人类对天地万物及人类由来产生了种种解说。

1. 群体的经验：梦境

在引起世人好奇与探究的众多现象中，梦境是很突出的。

不知道其他动物会否做梦？人类都会做梦。梦境是因由人类的生理与意识活动而必然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时而以语言形式出现，时而以图像形式展露；时而真实，时而虚幻；时而美丽曼妙，时而恐怖狰狞。假使人们白天专心致志地追求某一目标，在晚上也会关心着同样的问题；身体的某方面有了毛病，晚上的梦境有可能就是某种兆示；如果人们有了过失或犯了罪，就可能会在梦中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或是获得如何逃脱罪责的某种启示；千里之外的友人，甚至是早已故去的亲人也会在梦中相逢……

千万年来，梦境以它虚幻而又真实、缥缈而又似乎可以触摸的奇特形象，给人类带来无限的疑惑、感叹与猜想。直到现在，现代科学对梦境的预兆功能和本质的了解仍然属于猜想，距最后破解仍有很长的距离。

由此上溯数千年、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神奇的梦境给原始人类造成的惊异与震撼该有多么巨大！我国西周时有占梦之官，太卜掌三梦之法。《汉书·艺文志》收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居首，所载“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①唐宋以后，社会上虽已没有以占梦自名者，但兼营其业仍比比皆是。民间信梦之虔诚，则终封建之世，莫之或衰。甚至一梦之示，竟能驱使数以万计的臣民，把农历五月初一当做除夕元旦来过，欢腾喧闹达半月之久。^②信梦之诚，达至极点。

①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

② 《履园丛话》卷十四载：清嘉庆十年（1805年）农历三月初，简州巡抚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铜，夜梦五人从东来，自称“行役使者”，将赴成都。问其何日可回，答曰：“过年看龙灯方回也。”是年立夏后，成都民间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每天因瘟疫而死者逾千人。徐公鼎到成都后，恰好看见瘟疫流行，忆及梦中语，乃悟“役”即“疫”，急忙禀告成都制军，议定以农历五月初一日为元旦，晓喻民间，大张灯火，并延请僧道诵经礼忏，扎龙灯，放花

一些原始部落较我国古代更甚，他们甚至相信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某人梦中的犯罪者一定要对他的行为负责，而这个所谓的“罪犯”竟然会毫无怨言地甘心伏法。

正因此故，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原始人群对于构成生和死的肉体之间的差别，引起清醒、梦、疾病和死亡的原因，以及出现在梦幻中的人的形象两大问题的思考，很自然地产生了灵魂的观念；继而由人及物，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认识。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爱德华·泰勒对灵魂的特征的描绘，很可能就源于梦境的体验。他说：

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得像蒸汽、薄雾或阴影；它是那赋予个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它独立地支配着肉体所有者过去和现在的个人意识和意志；它能够离开肉体并从一个地方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大部分是摸不着看不到的；它同样也显示物质力量，尤其看起来好像醒着的或者睡着的人，一个离开肉体但跟肉体相似的幽灵；它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后的人的肉体上；它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①

灵魂留在人体内的时候，人就是活的；当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它就在梦中或幻觉中出现。如果灵魂离开肉体不再回来，死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恩格斯显然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

炮。民间亦竞相结灯张彩。每夜火光烛天，金鼓之声不绝。即使是每年元宵节也无此之盛。如此半月，瘟疫果然终止。

①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